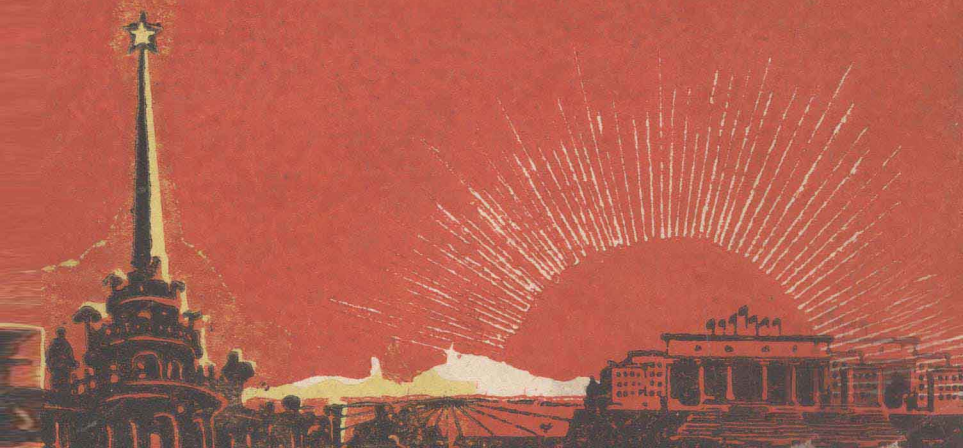


顺德十年

中共顺德县委会編



序 言

十年来，英雄的順德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严峻的斗争下，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順德从长期沉睡不醒的状态中翻过身来。

十年，在整个伟大革命斗争的历程中，那不过只算是一刹那，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間，却使順德县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根本的变化。其發展之迅速，变化之巨大，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越了几个世紀的历史，促使社会生产力的發展出现了空前大跃进的形势。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既是改革社会的阶级斗争，又是征服大自然的生产斗争。在具有冲天干劲的人民群众面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在强大的劳动人民的新生力量面前，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像垃圾似的，被澈底清除。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發展的老制度和陈腐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發展的新制度和观念，都在发出自己生命的威力。

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誕生的第一天起，順德人民便和全国人民一道，踏上革命的征途，为实现他們伟大的理想——澈底实现共产主义而坚忍不拔地奋斗，

不少革命志士，為了實現他們崇高的事業而英勇不屈地流盡他們最後的一滴血，就在這種不屈不撓的堅強鬥爭下，一直堅持到革命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順德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又迅速地投入了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土地改革的巨大勝利，使農村澈底地推翻了封建勢力，鞏固了革命秩序，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進一步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民破天荒地第一次成為農村的主人，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序幕。私營工商業、手工業改造的勝利，和農村合作化高潮的實現，標誌着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戰線上最後戰勝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然而，資本主義的堅決維護者、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者——右派分子，和農村中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發分子，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不接受改造，卻掀起了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但是，逆流終究是被擊退的，廣大人民在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很快便被澈底粉碎了；農村的一股反合作化的浪潮也被擊退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激烈而尖銳的大辯論勝利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澈底的完全的勝利了。

在擊退了資本主義進攻，解決了兩條道路鬥爭的

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設高潮的形势到来了。伟大的党，及时公佈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它像一盏明灯，照耀着人民大躍進的步伐，在全县五十多万人民的艰苦奋斗下，伟大的一九五八年，终于以它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的面貌出现了。大躍進的形势，冲破了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縛，急剧地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了伟大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在亚洲东部地平綫上升起的太陽，刚一出現，便在全县範圍内越来越强烈地發出它的巨大热力和灿烂的光輝。生产关系和上層建筑的变革，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力的發展，促进了社会向前迈进。于是又出现了一九五九年更大躍進的新形势。

十年来，特別是一九五八年的空前伟大成就，毫無疑問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英明領導的結果；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胜利的結果；是社会主义建設大搞群众运动的結果；是“不断革命”的指导思想胜利的結果。

光輝灿烂的十年，带来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但畢竟还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未来更艱巨的社会主义建設，更大的胜利，正等待着我們去实现。讓我們沿着总路綫的方向，踏着一九五八年胜利的步伐，

繼續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

第一章 天亮前后

談起順德，人們就說：這是個美麗富饒的好地方。

是的，這地區剛好位於珠江三角洲肥沃的平原上。有着四季如春，果木常青的好氣候；美麗平靜的珠江，象網帶似的整年灌溉着這八十多萬畝沖積平原；順峯山屹立其中，在它的周圍是一望無邊的甘蔗林、桑林和那時而金黃時而青綠的稻田。這是一個多么優美的自然環境啊！

在這富饒的土地上，曾經哺育過八十多萬兒女。這裡的人是勇敢、勤勞而又聰明的人，他們沒有滿足於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遠在一百年之前，他們就憑着自己的智慧，用勤勞的雙手改造大自然，建成全國有名的蠶桑魚塘區，面積達六十多萬畝，成為著名的蠶絲、淡水魚的盛產地。

這裡不僅是盛產蠶桑、甘蔗、塘魚、水稻的魚米之鄉，而且工商業發展得也較早，在一個時期內大小絲廠曾發展到一千多家，以後糖業隨着發展，成為南中國繅絲制糖工業的重要基地。

按理來說，這兒的勞動人民該生活得多么富裕和幸福啊！可是，在殘酷的封建制度剝削統治下，富裕和幸福永遠不會屬於勞動人民，在這富饒的地方，正好變成了老虎豺狼和牛鬼蛇神混集的樂園。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在解放前夕，到處是“大天二”統治的世界，土匪如毛，人們一提起廖忠、鍾添、歐陽培、蘇漢……等殺人王的名字，就不寒而慄，談虎色變。他們到處卡崗林立，勒收“保護費”、“護耕費”、“禾票”……剝削搶奪名堂百出；甚至國民黨的“正規軍”也和他們勾結在一起進行壓迫、掠奪、拉壯丁、奸淫、屠殺。你說他們是匪么？國

民黨却把他們當作“盡忠黨國”的義士呢！他們還樹起“剿匪”招牌呢！人民抗日根據地如西海一帶地區更成為他們經常“清剿”的對象了。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為“大天二”本身就是國民黨、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化身。如土匪集團“挺三”大隊長歐陽培是一個地主，又是偽區長、反共救國軍大隊長。又如廖忠（大金鐘），本身就是一個霸有土地四千畝的大地主、國民黨偽政權的聯防大隊長，反共救國軍大隊長。這股大天二反動勢力可不簡單，單六區的廖忠，就擁有三、四百人的武裝，裝備有輕機二十挺、十三味三挺、擲彈筒十門、長短槍三百余枝；此外還有盤據九區的歐陽培，一、二區的蘇漢，三、四區的鍾添，十區的羅吉、馮坤元，八區的梁林、一區的李艮好，他們都擁有一群武裝力量。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還利用了宗族和封建割据色彩，建立了一些外圍黑社會組織，如重光堂、興中堂、信義堂、獅子會、十八羅漢等等。

這些大天二不僅擁有黑社會武裝，而且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他們的頭子和國民黨反動派將領、軍統特務頭子有密切聯繫，並受其直接指揮。國民黨反動將領伍蕃的老家就在勒流，歐陽培、廖忠、鍾添的上司就是林少亞、伍蕃、鄧龍光等人。加上國民黨和三青團都在順德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全縣有國民黨縣黨部一個、區黨部二十六個，區分部九十多個，三青團團部一個，區隊二十多隊，發展了不少黨團員。

此外，他們還利用了群眾的封建迷信，大量發展反動會道門組織。規模比較大的就有一貫道、先天道、呂祖道、同善堂、天德聖道等，它們的基層組織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個，遍布全縣各鄉。

註：“挺三”是抗日時期國民黨挺進第三縱隊簡稱，全部成員都是珠江三角洲土匪“大天二”，縱隊司令是林小亞。

这些老虎豺狼把这美丽富饶的地方，繪成一幅悲惨荒凉的画面。当然，帝国主义在这幅悲惨图画上，也狠狠加上了他們的血笔。

讓我們看看吧！到解放前夕，这个被称为南中国蚕絲、糖业基地的順德，工厂大部分已經不冒烟了，不少民营絲厂已变成瓦砾。一千余間絲厂僅剩下三十多間時开时歇，連国民党吹嘘的现代化制糖工业“順德糖厂”也被群众諷刺为“无烟糖厂”，經常停榨。为什么呢？我們的制糖工业被美国人从殖民地运来的古巴糖攻垮了，我們的蚕絲业被帝国主义的人造絲攻垮了，这就是蒋介石对外經濟政策的成績吧！这就是“美援”的恩惠吧！一方面是工业严重衰落；另一方面是农村破产。农民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甘蔗，要经过“蔗棍”（蔗商）的几重剝削，每万斤蔗只換得五、六百斤米，自从美国糖一來，糖厂很多停榨了。在一九四八年曾經每万斤蔗換不到三担米，甚至有不少甘蔗沒有人要，要砍落塘漚水；不少蔗农一边砍蔗一边流眼泪。你看！多么凄慘！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老爷們”，他們除了懂得剝削掠夺之外，难道他們还会关心生产、关心人民的生活么？当我们今天看到一座座的新型大蚕房，你会想到十年前的蚕农在黑暗矮小的蚕室里过着什么日子么？当我们今天看到齐整平坦、灌溉便利的基本农田和象小湖般的大魚塘，你会忘記十年前到处田園荒蕪、魚塘养水蛇的景象嗎？当我们今天经过宏伟的桂畔海、黄麻涌、三洪奇、鳧洲河等几十座宏伟水利建設和星罗棋布的小型涵閘、万里長城般的干堤，回想十年前的景象，你有什么感想呢？誰都不会忘記，十年前順德地区連五百亩以下蓄水排水工程都没有一宗呢！一些象狗洞大小的水柜，还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单落零乱的堤圍，怎能叫它硬頂来自西北江的洪水。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造成严重水灾的就有十七次。尤其严重的是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单被洪水冲崩堤圍严重受灾的面积達到十万零五千七百四十四亩，塘魚、桑、蔗和稻谷都被洗劫一空。很明显，这些灾禍

都是腐朽的制度帶來的，勞動人民在被殘酷剝奪和不斷受到災禍襲擊，生產力不僅得不到發展，而且不斷走下坡：蚕室一間間拆毀了，蚕窩蚕箔大部分收起來，有些當柴燒了，桑地種滿雜糧，不少禾田插着單造。如果你走到大良、倫敦大成圍蔗區一看，真是“甘蔗與雜草齊生，塘水和井水一色”。一九四九年，甘蔗畝產只達五千八百一十八斤；桑葉一千二百斤；担桑產茧三點一三斤；水稻畝產三百三十九斤。和今年相比該相差多遠啊！

工業的危機，和農村的破產，給地主和投機商人、高利貸者製造了發財的機會，就象兩只魔鬼緊緊扼住勞動人民的咽喉。

大部分工人失業了，單容奇、大良兩個鎮就有五千多戶工人變成了無業的流浪者。悲涼的求乞聲音，在白天，在夜里都充滿了城鎮每一個角落，在街頭經常會看到餓死的屍骸。

出賣土地，拆屋、賣兒賣女、逃亡、餓死……一切最可怕的命運都落到貧苦人的頭上來了。六區的稔海村，全村只有三百八十戶人家，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就餓死了七百多人，把兒女賣離本村的就達三百多人，被大天二殺害的一百多人。有些村莊幾乎被消滅了，如二區倫敦的安靜坊，原來是個四十多戶、二百多人的村莊，解放時只剩下四個人。到解放前夕，順德地區從戰前八十二萬人減到四十多萬人。也許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不會相信有過這麼一個殘酷的社会呢！

當你走到市場上去，你會懷疑你自己是踏在自己的國土。港幣、美鈔漸漸變成了市場的流通貨幣，到處是琳瑯滿目的洋貨，市場上倒是“鬧鬧嚷嚷”的，到處是投機商人抬價、壓價的聲音和勞動者的呻吟悲嘆，每間舖子門前都貼着這樣的標語“早晚時價不同”。“法幣”么：——這個國民黨反動派的貨幣，天天在貶值、通貨膨脹的、蕭條的經濟像四面楚歌似的危機四伏。指望肩挑買賣過生活的小販，早上賣出的貨物，晚上變成廢紙。當農民售出他被地主剝削剩餘的、一年血

汗所搏取回来的一点稻谷或塘魚等农产品以后，貨幣一到手上，轉眼又被夺去一半以上。然而，地主，滿肚民脂民膏的大腹賈們，却不伤害厘毛，他們買賣交易黄金、美鈔、港幣；相反，还乘此机会，濫發地方鈔票、高抬物价，大發橫財。到头来，倒霉的終究还是落在劳动人民头上。这不过是反动派在被剝削淨尽的工人和农民身上，再一次搜刮他們唯一僅有的血汗吧了。

还有，酒樓上“大天二”猜拳喝令声和楼下孤兒寡妇求乞声，賭館里的叫罵声，間時传来匪徒們火併的槍声；鴉片烟館整天烟霧騰騰，夾杂着一些下流音樂；还有容奇河边的“花艇”，不时傳來嫖客的淫猥声。这就是市場墟缸的景象，这就是解放前市場的“繁荣”。这个反动国民党統治下的社会，真是風声鶴淚，民不聊生。

談到市政交通建設，真怪不得当时人民这样來描写国民党：“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为了搜括錢財，他們倒会經常开出一些建設項目來征捐。可是解放前夕，連大良这样的文化政治中心地，除了一条烂到不象样的馬路以外，沒有一間戏院，沒有一間文化館。除了水路交通以外，陆路交通更是寸步难行，从大良到陈村非繞九曲十三灣不可。

文化教育事业就更糟了，全順德县除了几間破陋不堪的中学和散布在农村的一些小学以外，就什么也沒有了。不用說这些中小学是以服务地富子弟为主的，劳动人民的兒女，有多少能享受教育的机会呢？文盲遍地，正是殘酷的封建統治帶來的結果。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剝削下的順德人民，早已蘊藏着一股反抗的怒火，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地下斗争。以张自强（即黃友权）为首的順德人民游击队組織起来了，遍布各区乡的起义軍秘密發展起來了，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間到处展开了“反三征”斗争，和展开支前迎軍运动，积极配合解放大軍，迎接黎明的到來。

一九四九年十月間，解放大軍象秋風掃落葉似的向廣東地區挺進，反動派軍隊和大天二匪首，紛紛向港澳逃亡。十月底，順德縣人民以最熱烈的心情迎接人民子弟兵的到來，大軍所到之處，紅旗招展，獅鼓喧天，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也慶祝着自己獲得新生。黨和政府為了迅速穩定新的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權，成立了軍事管制委員會。全县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一方面大力恢復生產，開展生產渡荒工作；一方面進行軍事清剿，肅清武裝殘敵，穩定革命秩序，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一場艰巨的鬥爭，在新的形勢下展開了。

歷史告訴我們，敵人是不会甘心失敗的，當他們逃亡的時候，還幻想着復辟的日子到來。他們憑借反動的地方武裝勢力和社會基礎，加上接近港澳，準備和人民作最後的掙扎，採用打游擊的辦法來對抗我們的軍事清剿屠殺革命的人民。

早在解放前夕，就建立了“反共救國軍”和“諜報隊”、“情報組”等反革命組織，布置爪牙潛伏下來。解放後，趁着人民基層政權還未建立，群眾還未充分發動起來的機會，便瘋狂地進行各種破壞活動，進行搶劫、暗殺幹部和煽動群眾抗交公糧，破壞支前工作。七區龍江有兩名幹部被暗殺了，三區一個月發生十幾宗搶劫案。九區反共救國軍大隊長歐陽培，特務頭子歐陽磊，甚至有計劃的聯同全區各鄉地主土匪進行暴動，包圍均安墟，襲擊解放軍。到處造謠“國民黨就要回來了”。

反動勢力的瘋狂破壞，並沒有達到他們的卑鄙的慾望，飽受匪霸災難的勞動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協助解放軍圍剿武裝殘匪。敵人在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公開武裝抵抗很快被消滅了。不少土匪在政府“首惡必辦、協从不問、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感召下紛紛瓦解，自首繳械投降。僅僅經過幾個月時間，革命秩序就穩定下來，匪徒的公開武裝活動斂跡了，這個土匪如毛的順德縣在歷史

上第一次出现了太平时代。当时群众深深感动地说：“单是消灭匪祸这一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为人民立了一个大功”。

在军事清剿，肃清残敌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对恢复生产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解放初期，农村广大贫雇农真真正正是“一穷二白”，特别是过去替地主打长工的、搞分耕的更是一无所有，如那时大良附近的新滘村，广大贫雇农既没有口粮，又没有种籽，他们就是在政府大量发放农贷、口粮、肥料、种籽支援下恢复生产的。全县发放了甘蔗预购定金每亩二十万元（旧币），此外还有一百斤豆麵和二十斤化肥。对一些严重贫困的农民还发放大量救济款，并向全体干部响亮地提出“不准丢荒一亩地，不准饿死一个人”的口号，积极组织生产渡荒。当时不少农民感动地流淚说：“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会这样体贴照顾农民”。他们把这个称作第二件大好事。在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先后召开了顺德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劳动人民第一次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会议通过了成立全县农民协会和工会筹备会；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进一步肃清土匪，开展春耕生产和退租退押运动与及恢复市场的经济工作。

土匪的武装活动被消灭了，生产迅速恢复起来。解放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伟大奇跡。人民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到处唱起“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

第二章 經濟恢复时期的 革命斗争

一、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难忘的血泪史

在解放初期流行着这样一首沙田民歌：

“沙上良田千万頃呀，
点解耕田人仔餓断肠呀呢？
日磨夜磨好似磨心轉呀，
磨来磨去都有日安閒呀呢！
打烂砂盘問到底呀，
我地穷生穷死呀为乜因由呀呢？

.....。

土改前农民的生活史，就是一篇血淚史。为什么农民会穷生穷死呢？讓我們先看看各阶層土地占有情况吧！土改前全县农村總戶口八万三千四百二十戶，貧僱农就占了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九戶，占总戶口百分之七十，而土地只得四万一千八百七十四亩，占土地總面积百分之六点一五；中农一万二千九百一十六戶，占总戶口百分之十五点五，土地占六万七千四百零七亩，占土地總面积百分之九点九；富农二千零六十七戶，占总戶口百分之二点五，土地占有二万七千零三十一亩，占土地總面积百分之三点九七；其他六千一百零七戶，占总戶口百分之七点三，佔有土地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九亩，佔土地總面积百分之十一.二；而地主只有三千九百五十一戶，佔总农戶百分之四.点

七，土地佔有面积却達到四十六万六千四百零三点五亩（包括封建公尝土地），佔總面积百分之六十八点七八，可見土地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里了。不僅貧雇农佔有土地少，連自耕中农也不多。在三洲、五沙、達沙那些“沙所”地区，土地被地主階級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象碧江大地主苏舜臣的一家，就佔有土地三万五千多亩，差不多等于現在的伦敦公社全部土地面积。他一家每年收租就達八万七千多担谷，等于解放前四万个貧雇农一年的口粮，每年收到債利就更无法計算了。

地主階級除了掌握大量土地之外，还掌握了农村政权和武裝。苏舜臣就是一个大官僚，他的孙子苏桂高就曾任日伪时代碧江乡乡长，先后强填了大涌、上下涌的土地。倫敦的“大天二”梁苏妹以併園为借口，在地里撒上一条石灰线，石灰撒到那里，那里就归他所有。仙涌的朱氏“四大家族”——朱錫祥、朱大祥、朱漢筹、朱煊就是有名的殺人王。“四大家族”于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强迫大岳坊的农民繳交“禾票”、“护耕费”……。該坊农民无力繳納，他們就糾集了二、三百武裝匪徒对大岳坊展开大屠殺，把全坊一百三十多戶房屋全部燒光，被其杀害的农民達数十人，强填了土地四百多亩，財物被洗劫一空。整个仙涌变成了他們的“小王国”，甚至設立了什么“馬騮偷桃”、“放飞机”、“半边燒鵝”、“坐木籠”等殘酷刑具。淪陷以来，被他杀死淹死的农民就達一百多人。

讓我們永遠記着吧，地主階級就是靠着血腥的双手發家的。广大农民除了遭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地租、高利貸剝削之外，还要遭受到一些巧立名目的超額剝削：如信鷄、信鴨、信魚……等等。再加上国民党、土匪、“大天二”的掠奪，很多农民就是世代都过着“上无片瓦，下无立錐”的生活，住在烂艇过日子，凡是能夠吃的野菜都给农民吃遍了。而地主苏舜臣一家的華麗莊園——“怡堂”，却佔土地面积

四十多亩，单使用的婢女就達三十多名。他們就象一只惡魔似的張着血盆大口，每年不知吃掉多少農戶。看吧，离开这座怡堂華麗莊園不远的泮浦村，淪陷前还有二百多戶農民，但到解放前夕却只剩下不到十戶，这是多么殘酷的现实啊！

在这階級尖銳对立的农村，地主階級早已和農民結成血海深仇，不少農民曾經用自己的血写成遺書留給子孫：要翻身！要報仇！

均安乡桥头村農民李茂章借了地主李昌流的債，利錢本已很高，但李昌流还故意多开月數，几个月后，利滾利，还也还不清。結果，土地被地主借口填佔了，人也被地主打傷致死，他臨死的时候写了血書給子孫說：“傳子代孫，永不忘記”。这难道是李茂章一个人的声音么？不！他正显示了千百万農民的呼声。

代表着封建主义对農民統治的官僚、惡棍、地主階級对農民进行殘酷压迫剝削和政治迫害的同时，封建的地租制，又象一条大鎖鍊似的，枷在農民的脖子上，严重束縛着生产力的發展。一片片广大良田荒蕪了，魚塘丟空了，蚕具蚕室毀掉、拆掉了，原来旺盛的村庄逐渐变成廢墟了……。可見，土地改革运动，不但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要求——徹底消灭农村封建勢力，获得政治上徹底翻身的迫切要求；而更主要的是迅速解放农村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把國民經濟的發展推进一步。

暴风雨到来之前

被压在封建大山下的順德農民，多么渴望着把这座大山推翻：渴望着土地，渴望着幸福的生活啊！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是順德县農民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農民爭看着南方日报，街頭巷尾都傳播着这震奮人心的消息。

“快啦！要土改啦！”

“你看！土地改革法公布了！”

“这是农民的翻身法啊，嗨！这回地主阶级倒霉了”。

农民从心坎里发出欢笑，湧出了热泪。

同年七月間，順德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了，十二月間举办了土改訓練班，并开始了西海乡的土改試点工作。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召开了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宣布全面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八字运动”，土改序幕战开始了。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一場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开始。地主阶级是不甘心灭亡的，他們施尽了种种恶毒伎倆，来逃避自己灭亡的命运，作垂死的挣扎。

在解放初期的强大军事围剿下，公开的武装敌人虽然基本被肃清了，然而地主阶级的当权派，繼續組織他們的反动势力，采用隐蔽的、陰險的、殘酷的手段进行反革命挣扎，他們首先大量利用爪牙伪装积极，混入基層組織，甚致鑽进党内。由于解放初期农村貧雇农还未发动起来，因此相当部分基層組織領導权被他們篡夺了。碧江农会五个筹委中，其中两个是反革命分子，一个是現行特务，一个是伪自卫隊長。西海乡桃村农会主任和民兵隊長都是封建邦会的头子，是該村恶霸黎文溪、黎文俊布置下来的，妇女会是黎文俊的三妻及一班地主富农妻女所組成。这个村的农会主任和民兵隊長一边向逃往广州避風的恶霸黎文溪听取指示，同时又和逃往香港的大恶霸豆皮啓（梁啓）联络，在农会招牌的掩护下，隐藏着三面伪国旗、一挺輕机槍、十多条長短槍、千多發子弹，准备待机暴动。他們幻想着朝鮮战争爆發后美国和蔣介石会反攻大陆的夢。

另方面，他們打着农会的旗号，陽奉陰違，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各种非法活动，歪曲政策。說什麼每人要收入会費七千元（旧幣）以下同，小

孩一千元，茅草六十斤。橫岸村有一个农民交不起会费，要和农会主任做三天短工抵数。泮浦、南平农会每人还要收月费四至十二斤谷，农会“干部”到区参加开会，要向农民摊派费用作使用。岳溪村农会向每户农民摊派民兵谷十斤，每亩田收谷十二斤，每头大牛收谷十斤，小牛五斤，每条猪卖出要收百分之一税；都宁农会明目张胆违反征粮政策规定每亩一律按三百七十五斤计征。他们利用减租退押运动来歪曲党的政策，贪污舞弊，组织一些流氓，组成所谓“贫雇农小组”，三五成群的竟至向中农退起租来，企图制造混乱。同时，进行政治性的欺骗造谣，说什么：

“凡参加过自卫队都要拉去坐监呀！”

“分田要打乱来分，要交租给农会。”

“分了田要大家儿女去打仗呀！”

弄得人心惶惶，使农民心里又蒙上一层乌云，一些农民形容当时的那些农会道：

“红皮白里黑心肝，

打着穷人的旗号，

干的是反革命勾当。”

一部分地主却假装开明，或者隐蔽身分，甚至通过党政内部的不纯分子，钻进革命机关来了，如桂洲乡恶霸地主胡庆昌，混进公安局当起公安股长。还有不少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土改队伍和县的领导机关，如县人民政府秘书谭继行就是反革命分子。

另一部分地主普遍进行利诱收买基层干部和群众，企图软化群众斗争情绪，混过土改关。如八区昌教乡地主林文宽，解放后就送了一亩三分基塘给他的长工麦二贤，又送了十五担米给他娶老婆，送了六十五万元做伙食，当麦二贤当了农会大组长后，又借了二百五十万元给二贤做鱼花本，见到二贤没艇辱坭就说：“我卖只给你要不要？”二贤说：